

济南有一条名为岱宗街的老街巷，它北起大明湖路，东临万寿宫街，全长近两百米。

“岱宗”自然是指泰山，济南城内为何会有一条与泰山有关的街巷呢？

岱宗街原名娘娘庙街，不论是岱宗街还是娘娘庙街，它的得名都与这条街上的碧霞元君行宫有关。

碧霞元君，即“东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”，因坐镇泰山，故称泰山圣母碧霞元君，俗称为泰山娘娘、泰山老奶奶等。道教认为，碧霞元君“庇佑众生，灵应九州”，“统摄岳府神兵，照察人间善恶”，是道教中的重要女性神祇。因为碧霞元君的道场是泰山，所以各处的碧霞宫也称为泰山行宫。

碧霞元君宫在各地的名称不尽相同，如碧霞庵、圣母庙、元君庙、奶奶庙、天仙庙、泰山殿、元圣庙、圣姑寺、神州庙等等，别称竟有50多种，可见影响的地域之广。由于碧霞元君影响巨大，其行宫遍布山东、河北等地，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山东省，省内仅方志有记载的就有300处以上。新近发现的碧霞宫碑上就写到：碧霞元君祠，“山东郡县多有之”。

不同于泰山神，碧霞元君是一个女性神祇，它出现的时间很晚。对泰山女性神祇的记载始于宋真宗封禅，但历经辽金元三代，声名一直不显。元朝确立了泰山神的国家祀典地位，只许朝廷专祀，不许民众祭拜，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明代初期。泰山神留下的信仰空白，恰好成为碧霞元君的成长沃土，成化、弘治年间，碧霞元君行宫逐渐遍布长江南北，成为全国性信仰。明人谢肇淛在《五杂俎》里记载：“齐、晋、燕、秦、楚、洛诸民，无不往泰山进香者。其斋戒盛服，虔心一志，不约



上世纪50年代，碧霞宫大殿。

【钩沉】

□耿全

## 岱宗街与娘娘庙 百花洲畔的



济南岱宗街。

而同。”

随着碧霞元君地位的上升，香客到泰山进香的主要对象也由泰山神转为碧霞元君。清代孔贞瑄在《泰山纪胜》里说道：“今湖内所奔走而祷祀者类先碧霞而后岳神，不详所自，抑或东岳非小民所得祀故假借碧霞云尔乎”。在泰山及北方地区，泰山神逐渐退出了民众的信仰舞台。

泰山至今流传着碧霞元君和泰山神争泰山的传说，这正是明代泰山信仰主体发生变化的生动例证。

对碧霞元君祠的修缮，明英宗是参与其间的第一位皇帝，紧接着的明宪宗、明孝宗都曾诏修碧霞灵应宫。正德

二年(1507)，在碧霞元君信仰已经风靡全国的情况下，明武宗下令在泰山天书观旧址建碧霞元君殿，并御制告文，遣官致祭。正德十一年(1516)，武宗下令向进香的香客收缴香税，名曰“泰山元君祠香金备修费”。这一年，德庄王在岱宗街修建了济南城内最早的碧霞行宫。据方志记载：“碧霞宫，官以十数，以德府后为古。”迨至嘉靖四十二年(1563)德恭王朱载堉重修，碧霞宫逐渐成为德王祭祀道教神祇的固定场所。清代，乾隆三十九年(1774)、嘉庆十六年(1811)、道光十五年(1835)都曾由官方重修泰山行宫，可见岱宗街泰山行宫规格之高。民国时

期，泰山行宫曾作为城内公安分局驻地，1928年“五三”惨案时遭日军炮击。民国二十八年(1939)十月，济南名人辛铸九等重修并立碑记载此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改为岱宗街小学，1975年后改建为济南六十六中学，不久又成为济南十七中学的分校和教师宿舍。

岱宗街的碧霞元君行宫，坐北朝南，山门正对今天岱宗街的南段。泰山行宫门前早先有一座牌坊，坊额上写有“碧霞驻节”。山门为石拱门洞，上有二层门楼，背面东西两侧有砖石砌成的楼梯，以供攀登门楼之用。大殿为斗拱歇山顶，前殿对悬清代皇帝御题的“广生普育”、“资生普润”二匾，殿前有古柏两株。后殿原有真武神像，是明代藩王祝厘祈祷的地方。大殿后为戏台，戏台北则为一小广场。

碧霞宫迤东还有水官庙及风神庙，分别祭祀风伯、雨师。水官庙建于清乾隆五十八年(1793)，因祷雨灵验，从德平县(清代济南府德平县，今位于德州临邑)迎神位来济南城内供奉。水官庙一侧为风神庙，也称风伯庙，建于嘉庆六年(1801)。水官庙、风神庙规模都不是很大，消失的时间也很早。

岱宗街附近有两处泉水，一处是岱宗街南端，成为岱宗泉，一处在水官庙前，称为北芙蓉泉。北珍珠泉湮没已久，据老人回忆，北芙蓉泉水非常清冽，泉西不远有一大的砌岸方塘，俗称王八湾，有砌岸小河与之相通，往西过碧霞元君祠，直通百花洲。

如今，岱宗街上娘娘庙的香火早已断绝，岱宗街也非往日景象。但随着明府城百花洲一期项目的展开，这条老街上许多泰山文化的元素正待恢复，消失已久的北芙蓉泉也有望复原，岱宗街正在恢复往日的精彩。



## 温暖的谎言

□李娜



大明湖畔·小小说征文  
投稿邮箱:lixiazuoxie@163.com

入夜时分，黑云吞噬了满天的星光，只留一线弯月孤零零地在云海中

起伏，惨兮兮地绽放着暗淡的光。

我远离喧闹的黑虎泉，独自一人站在九女桥上目视着脚下的护城河。在这个无光的黑夜，护城河仿佛一段波澜起伏的黑潭，将我吞噬到了那个可怕的夜晚。我开着车，载着游玩归来的妻女行驶在公路上，我们不停说笑，载歌载舞，逗得女儿前仰后合，于是我回头望向大笑中的女儿……想起女儿天真的笑容，我不由自主地扬起了嘴角，但是这笑容里却饱含着热泪。一束强光从眼前射来，那是打水人手电筒的灯光，但是我觉它更像那日迎面而来货车的车灯，直刺得我睁不开眼，我下意识低下了头……悲剧就这样发生了。我该死，却没有死，她们本该快乐地活着，却因我而死。

黑漆漆的护城河水在冷风吹拂时有序地律动着，像妻子刚烫过的秀发，当它回归平静时则像女儿幽怨的眼睛。“是你害死了她们，是你！”在不断自我谴责过程中，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漾，氤氲着热气的河水上浮现出妻女的合影。我抬起手，试图像过去那样抚摸她们的面颊，但是咫尺之遥似是天涯地远，我够不到她们，她们触不到我。我跨过了栏杆，我要去找她们。合影里加上我才算团圆。况且……是我害死了她们——两个年轻稚嫩的生命，我得给她们偿命。是的，得偿命。

我跳了，没有丝毫的犹豫。耳畔传来的落水声，像是母女俩迎接我的欢呼。紧接着打来的护城河内冰冷泉水刺骨的凉意。我猛地打了个激灵。我记起刚恋爱那会儿，妻子忽然问我：如果有一天，她先我一步离去，我会怎么办？我回答她说：我会与她同去。她捂住我的嘴，笑我傻，她说她希望我继续活下去，代她幸福、快乐地活下去。我猛地从混沌中惊醒，我不能死，我得为了妻子和女儿活下去！可是护城河水虽说不深，却也足可将我吞噬，身上厚实的棉服在浸满了河水后，仿佛巨大的岩石压得我挪动不得。我拼命地挣扎，双腿不停猛蹬，头皮随着波涛在河面上起伏，然而我的努力非但都做了无用功，体内的氧分反倒剧烈的运动中飞速流逝。

危急时刻，我隐隐约约听到岸边有人呼喊。起初，我以为是在有人在求救，但细细听来却发现那苍老的声音喊的却是：“快来人呐！有人下河游泳了。”下河游泳？哪有穿着衣服游泳的？我是在求死好不好！我顿时觉得被那叫喊之人羞辱了，但是来不及愤怒，强烈的窒息感便涌进了脑海。

我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清晨，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。病床边站着医生、护士，还有一个光头老者。我隐隐觉出，这位老者就是“诬陷”我违反下河游泳禁令之人。我顿时觉得他脸上的笑容有着一股幸灾乐祸的意味。他见我醒了，却主动跟我搭讪起来：“醒了？”我没有回答。“饿了不？我给你带了粥，粥是早上你大娘用泉水熬的。”我还是没有回应。

“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！”大爷看出了我不快的根源，便张口解释。原来这位张大爷晚饭后从黑虎泉打了泉水正准备回家，恰好看到我寻短见。他连忙高呼救命，可是这冰天雪地的，护城河边多数都是老头老太太，哪里有人能下水救我，仅有的几个年轻人也是充耳不闻。这个时候打报警电话怕是来不及了，眼见我就要气绝身亡，情急之下他想起了护城河禁止游泳的监督电话，为避免巡河员不能及时到来，他还特意编造谎言，说是有人在河里游泳。果不其然，不出二分钟，保安赶到，把我“捞”了上来。救下我之后，张大爷把事情的原委给保安们解释了一番，保安们非但没有责备他“谎报军情”，反倒帮他把我送上了救护车，随后拖着湿漉漉的身体走了。

听了张大爷的话，我为自己的小肚鸡肠深深懊悔，不断向张大爷急中生智救下我性命表示感谢。张大爷则笑着不停摆手，告诉我年轻人要想开，懂得拿得起放得下。“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哇！”

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射进病房，将满屋染成了温和的橙色。在那光晕里我依稀看到了妻子和女儿，她们的笑容与张大爷慈祥的面庞重合在一起，将整间病房烘得暖洋洋的。

【影像老济南】

## 原生态的护城河

□撰文/供图 阿雍

作为旧城防的一部分，环绕府城的护城河有明显的人工挖掘和疏浚痕迹。不过，旧时的护城河并没有砌筑堤岸和河底，十分原生态。

从这张大约拍摄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照片可以看到，民国时期的护城河边随处可见自然生长的蒲草和芦苇，护城河与城墙之间还三三两两地长着野树，水面清澈宁静，一切自自然然。因为城墙垛口是朝外的，很容易看出这是东护城河。另外，从三个大人和一个孩子或站或蹲在岸边蒲草丛中合影留念推测，当时上流社会已经有照相机或者可以出钱雇照相馆摄影师户外取景。

